

中国文化书院文库·论著类

# 文化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文化书院建院十周年纪念文集

张岱年 季羨林 等著  
周一良 汤一介  
李中华 王守常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 新登字(京)159号

书 名:文化的回顾与展望

著作责任者:李中华 王守常

责任编辑:王 英

标准书号:ISBN 7-301-02684-6/G·281

出 版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出版部 2502015 发行部 2559712 编辑部 2502032

排 印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3.375 印张 336 千字

1994 年 12 月第一版 1994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13.50 元

# 目 录

序 .....	季羨林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	张岱年
柳暗花明又一村	
——纪念中国文化书院创建十周年 .....	季羨林
中国文化书院十年 .....	汤一介
梁漱溟、冯友兰与中国文化书院 .....	李中华
肩负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跨世纪重任 .....	谢 龙
我与文化书院 .....	乐黛云
中国文化书院与八十年代文化热 .....	王守常
十年生聚 十年教训	
——兼议中国文化书院特色 .....	魏常海
中国文化书院大事系年 .....	常 华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研究成果一览 .....	王 忠
古今东西之争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 .....	汤一介
市场经济与道德构建	
——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接轨的一点思考 .....	孙长江
儒学与日本文化的一点思考 .....	周一良
二十一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	
——和合学(提要) .....	张立文
文化冲突及其未来	
——参加突尼斯国际会议的随想 .....	乐黛云

解牛之解 .....	庞 朴
哲学探寻录(提纲之六) .....	李泽厚
建立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 .....	田昌五
陈寅恪的“家国旧情”和“兴亡遗恨” .....	刘梦溪
从知识论看人性	
——兼论知识在现代及未来社会中的作用 .....	胡 军
《明道论性说》评释 .....	强 昱
心经新探 .....	[韩国]孙炳哲
熊十力早期唯识学的展开 .....	陈继东
僧肇《不真空论》世界观新探	
——以质疑“唯心主义说”为中心 .....	[韩国]吴相武
道教教义理论剖析 .....	王 平
成玄英“道”概念试探 .....	[韩国]崔珍哲
丘处机、尹志平内丹心性论研究 .....	张广保
老子生存哲学与自然无为 .....	田耕滋
复 心态及中国古代文学复仇主题	
的审美效应 .....	王 立
曹雪芹的潜意识与贾宝玉形象的塑造 .....	田天锡
编后记 .....	

# 序

季羨林

十年,不算是太长的时间。但是,我们中华民族是崇拜整数的民族。十年是一个整数,因此十年大庆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我们怎样来庆祝呢?我们都不是“大款”或“大腕”,我们不是石崇,不是洛克菲勒,我们无法一掷几十万,摆一桌专门吃金粉的华筵。我们也都不是孙悟空,无法去偷王母娘娘的蟠桃来祝寿。我们是一介书生,是一群秀才。俗话说:“秀才人情半张纸”。我们只有半张纸的能力,半张纸就是我们能力的极限。

我们自己决不会轻视这半张纸,人世间有识之士也不会轻视。我们都能了解这半张纸的份量。它是从我们的心灵最深处流出来的,其中隐含着不知几多心血,几多辛苦。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我们无一例外。衣带渐宽终不悔,我们无一例外。这半张纸是一行行的字组成的,行间烟霞,笔底风云,它覆盖着宇宙万有,为先民继传统,为万世开太平。这半张纸正是中华文化寄托之所在。

今天,我们这一群秀才就用我们自己的这半张纸,来为我们的书院祝寿。

现在已经到了二十世纪的世纪末,新的一个世纪正向着我们走来。我们都明白我们肩头担子之重。二十一世纪将不会是一个平常的世纪,它将为人类的前途开辟新路,它将给我们中华文化,我们东方文化带来腾飞的机遇。在它来临之前,我们要做好准备工作。我们深知,弘扬端在努力,爱国不敢后人。我们书

院的同仁们,以及院外的志同道合的同行们,年龄不管老少,共同的目标把我们拉到一起来了。年老的是“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着花”。年轻的则激扬文字,挥斥方遒。我们一点也不衰颓。不能说我们对现实的一切都感到满意,但是我们眼前看到了光明,我们心中蕴含着光明,为了追求这点光明,实现这点光明,我们将意气风发,勇往直前。

在过去,我们努力的结果主要表现在这半张纸上。在当前,在未来,我们努力的结果主要仍然会表现在这半张纸上。但是,我希望,而且也相信,我们决不会固步自封,永远停留在目前的水平上;我们会跟上世界潮流,随时更新我们的思维,随时接受新鲜事物,使我们这半张纸也不断变化,不断提高,等到我们书院庆祝二十年整寿时,世纪已经换成了一个全新的世纪,我们的半张纸也将变为全新的半张纸。是为序。

一九九四年八月五日

#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张岱年

中国文化书院成立十年了。这十年正是国内兴起“文化热”的十年。经过十年的讨论,学术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以及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都达到比较明确的认知。在这十年之中,“反传统”的思潮曾经一度高涨,“全盘西化论”一度达到高潮,甚至有人赞美西方的殖民主义,愿当殖民地的顺民。经过反复思考,人们终于认识到,民族虚无主义不是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于是提出了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任务,新中国的文化建设终于有了正确的方针。

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欧洲中心论是错谬的,华夏中心论也是不可取的,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典型。中国文化屹立于亚洲东方已几千年之久,对于东亚地区有广远的影响,成了东亚地区文化的中心。而且中国文化对于东亚地区的影响不是靠武力的征服,而是靠文化的传播,靠起了榜样的作用。近代以来,与西方相比,中国文化落后了,但是仍能自力更生,保持了民族的独立,没有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这表明中国文化具有充沛的内在生命力。

经过十年的广泛讨论,许多问题比较明确了:必须承认中国文化中有优秀传统文化,应加以发扬;必须承认西方近代文化有先进成就,必须加以吸取;必须承认各国文化既有时代性又有民族性,其民族性只能加以改变发展而不应消除;必须反对欧美中心论与华夏中心论,承认东西文化各有短长。

但是,直到今天,仍有少数人坚持全盘西化论,也有少数人坚持尊孔崇儒。“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不必强求一致。但是大多数人,大多数头脑清晰的人士,已经达到相对的共识。

也还有许多问题尚待深入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两大功劳,一是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二是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文学革命完全成功了,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的正统地位。但是,道德革命方面,旧道德被打倒了,新道德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如何建立符合时代精神的道德规范体系,还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改革开放必然引起观念转变,观念转变主要是价值观的转变,而价值观的转变包含一系列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价值观的问题与道德建设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都需要进一步的探索。这些都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研究的问题。

现在中国文化仍在继续发展,中国文化的继续发展一方面要发扬中国文化中具有生命力的精粹内容,一方面要吸取西方近代文化的先进成就,这也就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道路。

在中国历史上,书院是学者讲学之所,与官方所办的学府有一定区别。宋元明清时代,每一书院都是某一学派传授生徒的据点。例如白鹿洞书院是朱熹讲学之处,岳麓书院是张栻讲学之处。每一书院各有特色。清初颜元创办漳南书院,所立规模与理学家的书院有所不同,表现了一定的特色,虽然因受水灾未能维持,但在教育史上有一定意义。书院讲学不仅传授知识,王阳明论讲学时说,有讲之以身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讲学以身心即重视身心修养,这是儒学教育的一个传统。我们今天办书院,必须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一定的裨益。

希冀中国文化书院继续发展,继续前进。

(作者系北大哲学系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名誉院长)

# 柳暗花明又一村

——纪念中国文化书院创建十周年

季羨林

回忆有的甜蜜,有的痛苦;有的兴奋,有的消沉;有的令人欢欣鼓舞,有的令人垂头丧气;有的令人觉得“山重水复疑无路”,有的令人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对中国文化书院的回忆,我却只有甜蜜,只有兴奋,只令人欢欣鼓舞,只令人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回想整整十年以前,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几个年轻教员,在系内外、校内外的几个老教授的支持下,赤手空拳,毅然创建了中国文化书院。当时,研究中国文化的风气,虽已稍有兴起之势;但还没有真成气候,后来的所谓“文化热”还没有形成。但是,这一批包括老、中、青三个年龄层次的学人,不靠天,不信邪,有远见,有卓识,敢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山林终于被他们开辟了。到了今天,在并不能算是太长时间的十年内,他们团结了不少位国内大学和科研机构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著名的学者,还有台湾省的学者,美国的华侨和华裔学者,还有一些外国学者。举办和参加了许多学术活动,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已经颇有点名声,借用一句古老的俗语,中国文化书院已经“够瞧的”了。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文化是过去几千年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博大精深,彪炳寰宇。但是,正如人世间一

切好东西一样,中国文化也遭受过厄运,碰到过挫折。太远的历史不必提了。仅就现当代而言,就遇到过两次极大的灾难。一次是五四运动,一次是十年浩劫。五四运动那一次,我认为,情有可原。想要破坏封建顽固僵化、倒退的那一套东西,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引进来,不能不采取些过激的手段,泼洗澡水暂时连孩子也泼掉了,不得已也。矫枉要过正,有时也真难以避免。但是,十年浩劫却是另外一码事,性质迥乎不同。浩劫的目的就在于破坏,盲目地、残暴地、毫无理智地、失去一切人性地,一味地破坏,破坏,破坏,不但把孩子泼掉,连洗澡盆也不要了。这是人类空前的悲剧,其结果是众所周知,有目共睹的。

然而,正如中国俗语所说的那样:真金不怕火炼。中国文化是真金,不但不怕火炼,而且是越炼越精,越光辉闪耀。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有头脑的(我说的是:有头脑的!)人们认真进行了一番反思,承认了中国文化的价值,而且决心发扬光大之,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为了世界人民的利益。在外国,那里的有头脑的人士根本用不着反思。他们对中国特有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早就惊愕不已,嗤之以鼻,深恶而痛绝之,不用反思什么。总之,在国内外,中国文化的价值又重新得到确认。前几年发生的著名的“海湾战役”,中国的孙子兵法曾大显神通,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中国文化也不会都是精华,也有糟粕。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对中国文化来说,糟粕毕竟是次要的。在这里我们应该“立”字当头,而不应该“破”字当头。一字之差,天地悬殊,明眼人自会体会其中微妙而又巨大的差别。我看,这一个“破字当头”,实质上就是“十年浩劫”的指导思想。

中国文化的遭遇是这个样子。中国文化书院的遭遇也几乎完全一样。在人世间,任何个人,任何事业,在任何地区,在任何

时代,总都不会一帆风顺的。前进的路上,决不会时时处处都铺满了芬芳扑鼻的玫瑰花。总是既有阳关大道,也有独木小桥;既有朗日当空,也有阴霾蔽天。这是正常的现象,“无复独多虑”。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团体,一定会承认这个人世间普遍的现象的。在承认的基础上,处变不惊,自强不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古代印度哲人有一句名言:“真理毕竟胜利(Aatyam eva jayate)。这真是至理名言,征之历史和现实的事实,总逃不出这一句话的。

我们中国文化书院的同仁们,是有自知之明的,我们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我们不敢后人。我们院内的老、中、青三代同仁们,是非常团结的,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都认识到自己事业的正义性,我们的认识又是一致的。在内部团结的基础上,我们广交天下仁人志士和所有的志同道合者,同心协力,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我们面前的困难还不少,我们从来也没有妄想只有阳关大道。但是,起码我个人总有一个感觉,借用宋人的诗句就是:“严霜烈日都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再借用放翁的一句诗:柳暗花明又一村。

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九日

(作者系北京大学东方学系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

# 中国文化书院十年

汤一介

中国文化书院到今年，一九九四年，已经成立了十年。十年虽不算长，但是对我们这样一所民办的书院，却是经历了千辛万苦。特别是由于中国文化书院是由一批从事人文学科的学者来主持，我们既不会弄钱，更没有什么“权”，这样就更加困难了。但是值得欣慰的是，我们总算坚持下来了，而且对推动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多多少少出了一点力。

自一九四九年后，民办的书院在中国大陆逐渐消失了，在一九八四年中国文化书院的建立也可以算是一件新事物。据我所知，如果说中国文化书院不能算在一九四九年后第一个颇有影响的纯民间的学术文化团体，大概也是最早办起来的少数几个中的一个了。自中国文化书院建立之后，才在全国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民间学术文化团体，同时又有一批在历史上著名的书院也恢复了，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因此，说中国文化书院对民办书院起了个带头作用，大概也不为过吧！

回顾中国文化书院走过的十年路程，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它的发展虽没有能如我们所预期那样，但无论如何总可以说我们无愧于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无愧于时代对我们的要求。

我想，对中国文化书院说，也许最为宝贵的就是，书院是一个集合了一批有志于发展中国文化的老中青三结合的学者的学术团体。我们有老一代的学者如梁漱溟、冯友兰、季羨林、张岱

年、周一良等等,他们中的一些人的风范,无疑是维系书院的精神力量。每当我回忆起一九八五年三月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第一期“中国传统文化讲习班”时,梁漱溟先生来班讲课的情形,这是自一九五三年以后梁先生的第一次公开演讲,他讲的是《中国文化要义》,我们请他坐着讲,因为当时他已经八十八岁了,而梁先生一定要站着讲,他说这是一种规范。一九八七年书院为祝贺梁先生九十华诞举办了“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九十高龄的梁先生还亲自参加了,他希望听到对他的思想的批评,梁先生是中国文化书院第一任院务委员会主席,在梁先生去世后,由季羨林先生担任院务委员会主席。季先生在国内外担任许多职务,他经常说他最关心的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发展,他多么希望中国文化书院能成为培养高层次研究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基地。他常说:“书院有那么一批中国第一流的学者,如果能在这里培养研究文化的博士后该多好。”如果说老一代学者的风范是维系中国文化书院的精神力量,我想,那么我们这批半老半不老的书生,应该说是中国文化书院的中坚力量。对我们这些在一九八四年五十已过,到一九九四年六十早已出头的人来说,我们只有一个信念,为民间争取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而尽力,有些朋友善意地讥笑我们,说我们“书生气十足,作一些费力不讨好的事”。但事情总是要人作的,也许我们正是一些“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吧!更使我们告慰的是,书院里一些四十多岁的学者,在这十年中他们为书院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由于他们都是兼职的,有他们的本位工作,这十年无疑是他们出学术成果的最好的十年,而他们为了书院的事业,甘愿作出牺牲,甚至影响了他们的职称,影响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因此,我认为这些中青年学者是应受到赞扬的,他们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基石。

一个希望在中国甚至世界发生良好作用的学术团体,我认为应是一开放性的群体。为了发展中国文化事业的目标,而能

互相尊重不同的学术观点,提倡学术自由,能够兼容并包。如果说中国文化书院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问题,甚至有失误,但它却是一个能容纳不同学术观点,无门户之见,有良好学术空气的团体。例如,在中国文化书院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既有取激进批判态度的学者,也有被视为致力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还有努力寻求使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轨的。他们都能一起共事,共同讨论问题,相处得很融洽。这些在文化问题上具有不同思想的人集合在一起,虽然他们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有着不同的认识,但是他们都抱着一种推动中国文化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愿望则是一致的。一个学术团体和一个人一样,要有一种宽阔的胸怀,不仅在群体内部,而且要和其他学术团体甚至非学术团体有着良好的和谐与合作关系。中国文化书院虽然曾经发生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从总体上说,我们这个团体内部是互相信任和协调的,同时我们也和国内外的许多学术团体和非学术团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广交朋友是我们信守的原则。现在中国文化书院有五十余位导师,其中不少是我国第一流的学者。还聘请了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澳大利亚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的著名学者作为书院的海外导师。在这十年中,以一个民间的学术团体出面,主办了八次涉及各个方面的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并参与了多次在全国各地召开的各种学术会议,不能不说是推动中国的学术繁荣起了十分可贵的积极作用。大家都知道,一九八八年台湾学者首次访问中国大陆,就是由中国文化书院接待的。

中国文化书院的宗旨是:“通过对中国文化的教学和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通过对海外文化的研究、介绍和学术交流,提高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水平,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宏扬中国文化必须有一全球意识,也就是说要在全球意识观照下来宏扬中国传统文化,这样才

可以使中国文化的发展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接轨,而不至于游离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大潮之外。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的发展当然应该注重其民族文化的传统,但是它同时又必须适应所处的时代的文化发展的要求,因此要想使民族文化得到健康发展,必定是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结合,而当前或者我们更应着重考虑的是如何使我们民族文化跟上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的步伐。根据这样的认识,中国文化书院正在努力使它成为一更加开放的、能容纳多元趋向的、充分吸收各家之长的学术团体。

中国文化书院走完了它的第一个十年,那么我们的第二个十年应该如何发展呢?我想,我们除了坚持以往十年所形成的风格之外,要更为扎实地工作,把书院建成一正规的培养中国文化的研究人才的基地,以推动中国文化走向现代、走向世界。我们希望中国文化书院能成为一个研究中国文化以及世界各种文化的团体,培养博士研究生,接收博士后;使它成为一国内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良好园地;出版一批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著作,并创办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期刊。当然,我们的这些梦想能否变为现实,除了靠我们全体导师和工作人员的努力之外,还希望得到各界朋友的支持,也要看客观环境是否能为民间的学术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发展空间。但我相信,从历史发展的要求看,我们的梦想总会变为现实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长)

# 梁漱溟、冯友兰与中国文化书院

李中华

中国文化书院成立至今，恰逢十年。古人常以十年为一纪，纪者，极也。数从一起算，到十重自一起，故以十为数之纪。纪又通“记”，记者，录也。十年之纪录，可算是一个纪念的周期。文化书院十年的历史，可谓筚路蓝缕，可歌可泣。回忆当初，很难设想十年后，文化书院仍活跃在当代中国的文坛上。

据说，在八十年文化热中，海外的一些报刊媒体曾把中国文化书院列为当时中国大陆文化讨论中之一派。他们说，《走向未来》丛书多注意对新自然科学学科的介绍，向社会推出了大量的关于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方法论等方面的书籍，并强调这些学科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实际应用，故被称之为“科学派”。而当时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内容，基本属于哲学和人文范畴，故被称为“人文派”。中国文化书院当时出版了一系列有关传统文化与中外文化比较的书，再加上中国文化书院的教授大多是老一代学者，虽然其组织系统、运作人员和核心大多属中青年知识分子，但其宗旨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中西文化的比较，故中国文化书院被称为“传统文化派”。据海外报刊说，到1987年底，文化热中三个流派已经初步形成，学术界已有这三个流派将进行新的科玄大论战之说。

以上报导，我曾不以为然。因为文化书院自建院以来，一向根据“百花齐放”的方针，主张学术的自由讨论。院长汤一介先生也在会上多次强调，中国文化书院是主张文化多元化发展的

学术团体,因为这是当前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所要求的。在学术观点上,我们从来不要求统一,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除了包括五十余位中国大陆学者外,还包括美、加、日、法、澳大利亚等国以及港、台地区的学者,他们的学术观点是很不相同的。中国文化书院不是根据学术观点的一致而组织起来的,它是在改革开放推动下,企图在研究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使其现代化,以此振兴我们的民族,从而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也是大家所向往的。

一九八七年,我们在国内一些报刊上还看到一些批评中国文化书院的文章,他们从全盘西化的立场出发,用当年文革的极左语言称文化书院的学者是一批民初以来保守士大夫的徒子徒孙,甚至辱骂一些学者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等等。我们当时曾讨论过要不要回应这些挑战,最后还是以文化讨论的大局为重,不愿干扰和改变当时大家讨论的文化课题。因为上述对文化书院的攻击,不是文化学术的讨论,充其量不过是哗众取宠而已。不久,这种不学无术的喧嚣也就不攻自散了。

从此,我对中国文化书院中的老一代学者更加敬重,因为他们已经承受了自“五四”以来,近七十年的批评和指责,然而他们却总是怀抱着一颗赤子之心,关心着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梁漱溟、冯友兰、牙含章、虞愚四位老一辈学者,都是文化书院最早一批导师,现在他们都已相继离开人世,但他们留在中国文化书院的足迹和音容笑貌,却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因此,对中国文化书院的回忆,最难忘却的就是他们。

中国文化书院第一任院委员会主席是梁漱溟先生。书院成立时,大家讨论院务委员会主席这一人选时,都认为此一职务,最需德高望重者承担,而梁先生最堪此任,唯一担心的是梁先生年事已高,再加上他晚年的幽闭,一生的坎坷,担心他不愿出山。但出乎预料的是,梁先生非常愉快地接受了大家的推举,并表示